

AGE OF EXTREMES

极端 的 年代

(上)

[英] 霍布斯鲍姆 著
郑明萱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

常言道：历史犹如一面镜子，可以帮助人们知兴衰，明更替，了解世界大势之所趋，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走好自己该走的路子。

当前，正值世纪之交，20 世纪就要过去，21 世纪即将来临。这时，如果能有一本史书，帮助我们回顾一下就要过去的“过去”，展望一下未卜的“将来”，那将是极为有益的。

幸运的是，在我们面前已经有了一本“当代人”写的当代史书——《极端的年代—1914—1991》。正如作者本人在书中所言，“这是一部由 20 世纪的当代作者，写给 20 世纪后期的当代读者阅读的著作”。它将为我们的述说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无数局部热战给人类带来的苦难，

40年“冷战”造成的不安，科技进步的利和弊，社会、教育、文化变革的长和短，资本主义发展的荣与衰，社会主义进程的得和失，民族独立与民主运动的起和伏……以及即将跨入的21世纪前景的明和黯。还有，对整个20世纪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意义作出应有的评估。内中，作者还夹叙夹议地、严谨坦率地讲说了自己的独到看法。相信读者读后将会有所得益。

当然，出版这么一本书，绝不意味着我们与作者持有完全同样的立场、观点，其目的不过是想为读者提供一种不落俗套的说法，一种有价值的参照，以助大家思考问题。至于书中所言，究竟哪些是对，哪些有错，相信亲爱的读者们自有明鉴。

作者简介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师。

1917年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中产家庭。父亲是移居英国的俄国犹太后裔，母亲则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中欧。1919年举家迁住维也纳，1931年徙居柏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创至深的德奥两国度过童年。1933年因希特勒掌权而转赴英国，完成中学教育，并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历史。1947成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讲师，1959年升任高级讲师，1978年成为该校经济及社会史荣誉教授。

霍氏是英国著名的左派史家，自

14岁于柏林加入共产党后，迄今未曾脱离。就读剑桥大学期间，霍氏是共产党内的活跃分子，与威廉士、汤普森等马克思派学生交往甚密；在1952年麦卡锡白色恐怖气焰正盛之时，更与希尔等人创办著名的新左史学期刊《过去与现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背景虽令霍氏的教职生涯进展艰难，但却使他与国际社会有着更广泛的接触经验及更多的研究机会，从而建立了他在国际上的崇高声誉。

霍氏的研究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及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广至拉丁美洲。除专业领域外，霍氏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历史学、社会学理论，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他在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之流，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而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更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大及大众。如《新左评论》著名编辑安德生所言：霍氏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提倡实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将波希米亚、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

霍氏著作甚丰，先后计有14部以上专著问世，包括：《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盗匪》、《民族与民族主义》、《原始的叛乱》、《爵士风情》等书。霍氏现居伦敦。

前言与谢语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任何一位当代人欲写作 20 世纪历史,都与他或她处理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不同。不为别的,单单就因为我们在其中,自然不可能像研究过去的时期一般,可以(而且必须)由外向内观察,经由该时期的二手(甚至三手)资料,或依后代的史家撰述为凭。作为本书作者,本人一生的经历,恰与本书讨论的大部分时期重叠。其中多数时候,从青少年岁月开始,一直迄今,我对公共事务均极敏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以一个当代人的身分,而非以学者角色,聚积了个人对世事的观感与偏见。也正是因为这种缘故,这一辈子作为学史之人的学术生涯之中,多数时间,我始终避免将亲身所处的从 1914 年以来的时代当作研

究题目。不过我倒不回避以其他身份,对这个时代发表见解。“本人的研究专期”——借用史学界的术语来说——乃是 19 世纪。但在此刻,我却觉得已经可以从某种历史角度,对 1914 年以来到苏维埃年代结束之间的“短促二十世纪”(Short Twentieth Century),进行一番观察。有关这段时期的学术文献及档案史料,历来已经在人数同样盛大的本世纪历史学者努力之下堆积如山。但是作者对这个时期的认识,除了极少处偶尔引用之外,却不是根据这些纸上来源。

关于目前这个世纪的史料如此浩瀚,绝非任何一己之力所可窥其全貌,甚至仅限一种语言也不可能。我们对这段史实熟悉的程度,绝对不可能如同——比方说——研究古典文物制度或古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的史学家们,对那漫长年月里写下的片纸只字,以及一切有关那漫长年月的著作论述所认识得那般深厚。然而即使有此作为借口,本人对这个时代的认识,若以当代史学界的博学功力判断,也实在有失零星片断。我所能做的最大努力,只有向那些特别尖锐、最有争议的题目之中深入挖掘——比方冷战史实或 30 年代历史——以满足我自己的要求为止;也就是说本书所陈列的观点,都能在专家研究的明察秋毫之下站得住脚。当然,我的企图不可能完全成功。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一定暴露了我的无知,以及某些具有争议的论点。

因此,本书的立足基点,看起来自然有几分奇特不平衡。它的资料来源,除了多年来广泛芜杂的多方阅读之外,并有本人在“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执教时,在研究生课堂上讲授 20 世纪史所必须涉猎的各种著作。除此,我也以一个亲身经历“短促二十世纪”者的身份,累积了

许多个人对当代的知识、回忆及意见，亦即扮演社会人种学家所谓的“参与性观察者”的角色，或者索性归之于一名周游过许多国家、并且随时张大眼睛四下观看的旅行者身份，也就是我的祖先称之为“好管闲事之人”吧。这一类经验的历史价值，其可贵并不在我身历其境、亲临重大的历史现场；也不在于我知晓、甚或亲眼见过创造历史的大人物或政治家。事实上，根据本人偶尔在这一国或那一国（主要以拉丁美洲为主）扮演新闻工作者四下打听的经验发现，与总统或决策人士进行交谈，往往无甚收获。原因很简单，这些人物多是为公开记录发言。真正能带来启示光亮者，是那些可以、或愿意自在谈话，并最好对国家大事没有负担责任之人。不过，能够亲自认识人、地、物，虽然难免有主观误导之嫌，却也使人获益匪浅。也许单单是30年的光阴过去，亲眼看见同一个城市今昔之比——不论是西班牙的瓦伦西亚（Valencia）或西西里的巴勒莫（Palermo）——就足以使人惊觉本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之中，社会变迁之迅速与巨大。又或许是几句多年前的对话，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却深藏在记忆之中，以备将来不时之需所用。如果作为一名史家，能够将这个世纪整理出一点意义，多半归因于本人时时观察聆听的结果。希望以此所得的一点心得，可以经由本书传送给读者一点信息。

本书写作的来源，当然也少不了我的诸位同事、学生，以及其他在本书写作之际，被我强行打扰的任何一位。在某些方面，欠下的人情自然很多。有关科学的篇章，承蒙我的朋友艾伦·梦凯（Alan Mackay FRS）及约翰·梦达克斯（John Maddox）的校正，艾伦不但是一位结晶学的权威，而且更如百科全书般博闻强记。经济发展方面的部分文字，有我在“新学

院”的同仁，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兰斯·泰勒(Lance Taylor)亲自校读。更多的地方，则有赖大量阅读论文、聆听讨论，并在“联合国大学世界开发经济研究协会”(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 of the UN University, UNU/WIDER)举办的多项总体经济问题研讨会上，仔细竖耳倾听获得的心得。这个位于赫尔辛基(Helsinki)的研究机构，在贾亚瓦德纳博士(Dr. Laljayawardena)的领导之下，已成为国际一大主要研讨重地。整体而言，本人以麦克唐纳·道格拉斯(McDonell Douglas)访问学者的身份，在这家令人仰慕的学术机构停留的那几年夏天中，所获裨益实在匪浅。这个协会以其接近苏联的地理之便，兼以其对苏联最后几年事务的学术关心，让我得到直接感受的良机。对于我所请教的人士的建议，虽然在此并未一一采纳；如在我笔下呈现谬误，也是作者一人之过。从同仁之间的研讨会上，我也受惠良多，学术中人在这类场合会面，主要是为了彼此挖掘知识。但是本人正式或非正式请教过的同仁如此之多，不可能一一在此致谢。甚至从我有幸执教的新学院各国弟子之中，也随带获得了许多真实资料，在此也无法分别列出。不过其中我要特别感谢厄古特(Ferdan Ergut)及朱尔卡(Alex Julca)交呈的学期报告，大大扩展了我对土耳其革命及第三世界移民与社会流动的视野。我也要感谢学生吉塞克(Margarita Giesecke)所作《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党(APRA)及1932年秘鲁真理城(Trujillo)叛乱》的博士论文。

随着时间愈接近现在，20世纪史家的工作愈得求助于两项资料来源：一是报刊，一是统计调查报告。前者包括每天的日报或定期刊物，后者包括由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搜集举

办的各项经济及多方调查统计。伦敦的《卫报》(Guardian)、《财经时报》(Financial Times)、以及《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自然是我要感谢的三家大报。至于联合国及其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出版的各种刊物,也为我提供了无数宝贵资料,谨在书目中一一敬列。而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视。虽然在实际活动中它全然失败,但是国联在经济事物调查分析上所做的无价贡献,尤其其首创的堪称为最高峰的《工业化与世界贸易》(Industrialization and World Trade, 1945),却值得我深致感谢。上述一切都是着手进行任何有关本世纪经济、社会、文化等变迁的讨论时,不可或缺的参考来源。

本书所叙各项内容,除了明显属于作者个人的判断观点之处,其余便只有恳请读者包涵,完全以信任作为原则了。作者认为,实在没有必要在这样一本书中引经据典,或显露任何卖弄学问之嫌。下笔之际,我尽量将参照引用的地方,局限于实际原文以及各项统计量化数据的原始出处——有时候来源不同,数字亦有差异——偶尔也引用一些出典,以佐证某些可能会令读者觉得不比寻常、意想不到、或不甚熟悉的陈述文字;或作者本人某些具有争议性的看法,也需要一点其他的意见参考。这一类的参考出处,在文中都用括号注明;其篇章全名,则在书末列出。但是这份书目不过是一张书单,仅用以详列本书中直接引述或提及的文字来源,其目的并不在提供一份进一步系统化研读的指南。有关进一步阅读的指南,本书后面另外有一份推荐书单。总而言之,以上所言的参考来源和书中页下附列的注脚,其用意并不相同,后者纯粹是为正文提供解说定义而作。

不过，在此作者依然应该点出某几部特别值得致意，或仰赖尤重的大作，以免原作者误会本人不知感谢。总的来说，我欠两位友人的研究成果尤深：一位是勤于搜集量化数据，孜孜不倦的经济史家贝罗赫(Paul Bairoch)；另一位是曾担任“匈牙利科学院”(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院长的贝伦德(Lvan Berend)。作者之所以有“短促二十世纪”的概念，原始构想即来自这两位友人。至于二次大战后的世界政治通史方面，卡佛柯瑞西(P. Galvocoressi)所著的《1945年以来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Since 1945)，为我提供了最翔实可靠，有时却辛辣锋利——此情自可体会——的指南向导。有关二次大战的题目，米瓦德(Alan Milward)的精彩杰作《战争、经济、社会：1939—1945》(War, 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令我获益尤多。而1945年的经济事务，作者发现魏氏(Herman Van der Wee)所著的《繁荣与变乱：1945—1980》(Prosperity and Upheaval: The World Economy 1945—1980)，以及阿姆斯特朗、格兰、哈里逊(Philip Armstrong, Andrew Glyn, John Harrison)三位合著的《1945年以来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Since 1945)所提供的内容最为有用。此外，华克(Martin Walker)的《冷战》(Cold War)一书，其分量实际上远比一般书评的评价高得多，值得我们看重。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左派的消长，本人要特别感谢伦敦大学玛丽皇后暨威斯特费德学院(Queen Mary and Westfield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的萨松博士(Dr. Donald Sassoon)，他慨然将其这方面的未完巨著，借与我先行阅读。苏联方面的历史，我要特别感谢列文(Moshe Lewin)、诺夫(Alec Nove)、戴维斯(R. W. Davies)、费兹派区克(Sheila Fitzpatrick)几位的

研究成果；中国方面，要感谢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舒朗(Stuart Sehram)；伊斯兰世界，要感谢拉比达斯(Ira Lapidus)、凯迪(Nikki Keddie)。书中有关艺术的论点，则得益于威列特(John Willet)论魏玛文化方面的著作(加上他本人的谈话)，并要感谢赫斯凯(Francis Haskell)。至于本书第六章得助于格拉佛拉(Lynn Garafola)所著的《佳吉列夫》(Diaghilev)，自是明显不过。

我还要特别向以下实际参与本书制作过程的多位人士，表示深深谢忱。首先，是我的两位研究助理：伦敦的贝德福(Joanna Bedford)以及纽约的葛兰德(Lise Grande)两位女士。在此，我要特别强调对葛兰德小姐深致谢意。若无她的杰出表现与无尽付出，本人在学识认知上出现的巨大疏漏，势将永远无法填补；许多半记半忘的事迹及出处，也不可能予以一一查证。我也要特地感谢为我打字誊稿的西尔斯(Ruth Syers)以及马伦尼·霍布斯邦(Marlene Hobsbawm)。后者系以一名对现代世界持极大兴趣，却非学术身份的读者的观点，预读书中篇章。本书的写作，就是以马伦尼这样的读者为对象的。

前面，作者已经表明对新学院诸弟子的无尽谢意，有他们耐心聆听我在台上讲授，种种观念与阐释方能在其中逐渐成形，在此，我将本书敬献给他们。

1993—1994年写于伦敦—纽约

目 录

出版说明	(1)
作者简介	(1)
前言与谢语	(1)
鸟瞰本世纪	(1)
第一部 大灾难的年代	(27)
第一章 全面战争的年代	(29)
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	(76)
第三章 经济大恐慌	(122)
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衰落	(156)
第五章 共御强敌	(209)
第六章 1914—1945 年的艺术	(264)
第七章 帝国告终	(298)
第二部 黄金时代	(335)
第八章 冷战年代	(337)
第九章 黄金年代	(385)
第十章 1945—1990 年社会革命	(435)
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	(484)

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	(520)
第十三章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	(560)
第三部	天崩地裂 ·····	(601)
第十四章	危机二十年·····	(603)
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与革命·····	(646)
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的失势·····	(686)
第十七章	前卫已死 —1950年后的艺术·····	(741)
第十八章	魔法师与徒弟:自然科学流派·····	(774)
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	(827)

鸟瞰本世纪

12位文艺和学术界人士对20世纪的看法：

哲学家伯林(Lsaiah Berlin)：“我的一生——我一定得这么说一句——历经20世纪，却不曾遭逢个人苦难。然而在我的记忆之中，它却是西方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世纪。”

西班牙人类学家巴诺哈(Julio Caro Baroja)：“在一个人的个人经历——安安静静地生、幼、老、死，走过一生，没有任何重大冒险患难——与20世纪的真实事迹……人类经历的种种恐怖事件之间，有着极为强烈显著的矛盾对比。”

意大利作家李威(Primo Levi)：“我们侥幸能活过集中营的这些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见证人。这种感想，固然令人不甚自在，却是在我读了许多受难余生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所写

的各种记载之后，才慢慢领悟。多年以后，我曾重读自己的手记，发现我们这一批残存的生还者，不但人数极为稀少，而且根本属于常态之外。也许是运气，也许是技巧，靠着躲藏逃避，我们其实并未陷落地狱底层。那些真正掉入底层的人，那些亲见蛇蝎恶魔之人，不是没能生还，就是从此哑然无言。”

法国农艺学家暨生态学家迪蒙 (René Dumont): “我看 20 世纪，只把它看作一个屠杀、战乱不停的时代。”

诺贝尔奖得主、意大利科学家蒙塔琪尼 (Rita Levi Montalcini): “尽管发生了种种事情，这个世纪毕竟发生了几项革命，是往好的方向走去……如第四阶级的兴起，以及女人在数百年横遭压制之后得以崭露头角。”

诺贝尔奖得主、英国作家戈尔丁 (William Golding): “我只是止不住地想，这真是人类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

英国艺术史学者冈贝克 (Ernest Gombrich): “20 世纪的最大特征，就是世界人口繁殖增长的可怕速度。这是个大灾难，是场大祸。我们根本不知道对此如何是好。”

英国音乐家梅纽因 (Yehudi Menuhin): “如果一定要我用一句话为 20 世纪做个总结，我会说，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时却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与理想。”

诺贝尔奖得主、西班牙科学家奥乔亚 (Severo

Ochoa):“最根本的事项,便是科学的进步,成就实在不凡……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最大特色。”

英国人类学家弗思(Raymond Firth):“就科技而言,我认为电子学是20世纪最重大的一项发展。至于思想观念,可能则由一个原本相当富于理性与科学精神的观点,转变成一个非理性、也比较不科学的心态。”

意大利史学家瓦利安尼(Leo Valiani):“我们这个世纪,证实了所谓正义、公理、平等种种理想的胜利,不过是短暂的昙花一现。但在同时,只要我们有办法将‘自由’继续存留,还是可以从头再来……不必灰心,甚至在最绝望的情况下也不要丧志。”

意大利史学家文图里(Franco Venturi):“历史学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说,20世纪没有别的,只需要我们不断地重新去了解它。”

(Agosti and Borgese, 1992, pp. 42, 210, 154, 76, 4, 8, 204, 2, 62, 80, 140, 160)

1

1992年6月28日,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事先未经宣布,突然造访战火中的萨拉热窝(Sarajevo)。当日的此城,已是一场巴尔干半岛战事的中心焦点,到今年年底,这场战事的牺牲代价将高达15万条人命。密特朗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醒国际舆论,有关波斯尼亚(Bosnia)危机的严重性。的确,看着这位年迈体衰的贵客,在枪林弹雨中来到此